


人间的命运

致巴金

[日] 芹泽光治良 著

[日] 加藤嘉一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的命运：致巴金 / (日) 芹泽光治良 著；(日) 加藤嘉一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207-0320-8

I. ①人… II. ①芹… ②加… III. ①世界史—近代史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4820号

人间的命运——致巴金

(RENJIAN DE MINGYUN——ZHI BAJIN)

作 者：[日] 芹泽光治良

译 者：[日] 加藤嘉一

责任编辑：陈卓 李伟楠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7.25

字 数：15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320-8

定 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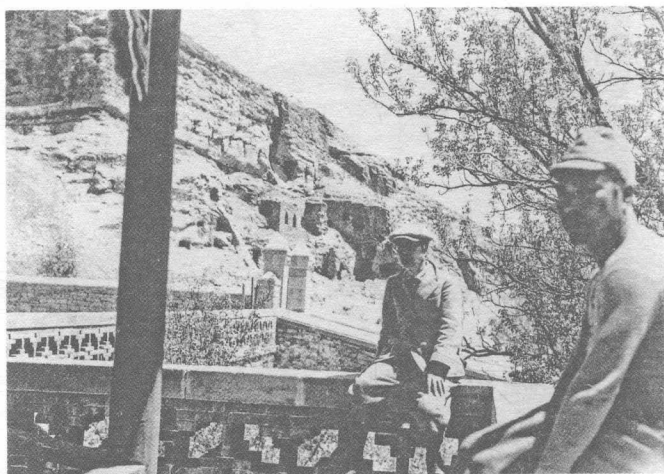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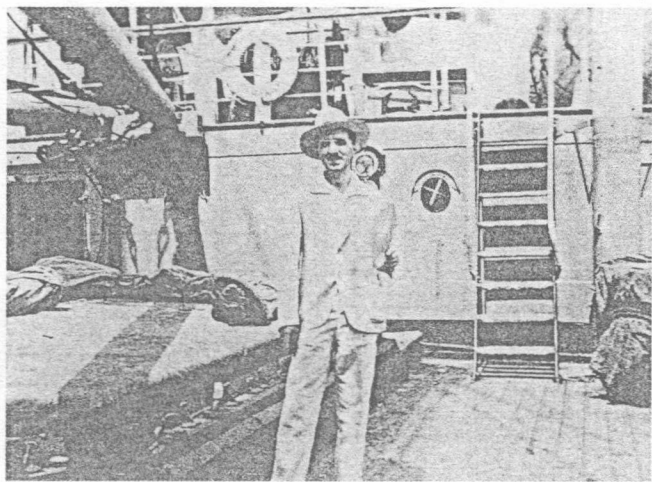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1965年3月27日，在东京东中野的家中，作者（中）与正在访日的中国作家刘白羽（右）、老舍（左）



作者（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省大同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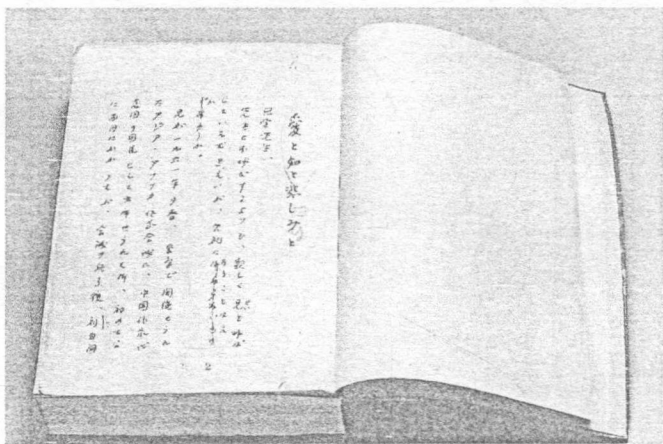
雅克·邵可侣。作者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朋友，也是妻子晴子的钢琴老师。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本书的主人公



1931年至1932年，正在中国居住的邵可侣访问日本期间的一次聚会。
左数第三人起分别为望月百合子、雅克·邵可侣、石川三四郎。邵可侣后方斜右为作者



雅克·邵可侶（左）与作者（右）



本书日文原稿

序 一贯的道德主义者 / 大江健三郎

倘若体现良知的作家真的存在，在我眼里，芹泽光治良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写作不仅勾勒出有良知的人的内心和活法，还强烈关注远远超出良知本身的东西。在有良知的人与人格病态的人之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是芹泽光治良先生这本书的风格所在。他深刻地理解民间信仰，同时绝对不会丧失理性。

芹泽光治良就是这样一个小说家。我们从后来的日本作家当中还能找到这种类型的人吗？我想，恐怕不可能了。穿梭欧洲的战时年代，以及日本的战争与战后时代，在我看来，他是一位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者，其一生的探究造就了一种经典的文学范式。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69
第五章	088
第六章	133
第七章	145
第八章	173
附录一 中国作家协会致芹泽光治良先生的一封信	203
附录二 巴金致芹泽光治良先生的三封信	204
译后记	208

引子

巴金先生：

其实，我想更亲切一点儿叫您——巴金兄，不知这样会不会有些失礼？

1961年春天，您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期间，我们第一次见面。会议结束后，您与刘白羽副团长一起来到寒舍，聊了大概三个钟头。

我并不健谈，怕您感到无聊，毕竟那样很失礼。所以，我只能像写小说似的给您讲我与中国的缘分。实际上，会议召开前，应邀与贵国的筹备委员杨朔先生会面时，我也讲了大致相同的故事。您和杨朔先生都很认真地倾听了我的故事，说很感动，还很热心地建议我把它们写成一部小说。

我在法国朋友雅克·邵可侣（Jacques Reclus）的家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我也给您介绍了我在雅克家里认识的那些中国人，

以及他在北京留下来的女儿的故事。事实上，巴金兄不仅认识邵可侣，1927年赴法留学期间也与他家有往来，那么或许我们年轻时在他家里见过面，既然如此，我对您更加产生了亲切感。

您和杨朔先生都很热情地提出邀请我到北京，鼓励我与邵可侣的女儿见面，在此基础上着手创作。不仅如此，你们回国后不久，还建议我在那年夏天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问中国。然而，很不幸，那时我已经得了肺癌，处于在病床上面对死亡威胁的苦恼状态。我很感激您和杨朔先生，但同时，访问中国已不可能，那么我切实地想，认真对待并完成二位热心建议过的这部作品恐怕是我能够报答异国友情的唯一的事情。

在上一次交流时我提到过，我正计划把从明治时代至今日生存下来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写成一部大河小说，其实，您建议的这部作品可以成为这部长篇小说的附册。况且，假如把这部长篇小说比喻成织布，那么该附册会起到横纹的作用。可是，如果写完长篇小说之后再着手附册，恐怕我执笔之前将结束生命。于是，我决定暂时把长篇小说放一放，先写作这部附册，一方面是为了报答巴金兄之友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认识到通过写作它，我或许能够为自己希望创作的长篇小说得到一些暗示与经验。

因此，不管这部作品会写得如何，巴金兄，我从病床起来之后，怀着能够把拙著奉献给您的喜悦，拿起了笔。不过，这部作品能否不辜负巴金兄的期待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第一章

巴金兄，您应该知道，雅克·邵可侣的家位于巴黎郊外，是一栋毗邻林荫街道的老房子。虽说只有两层楼，却是四个家庭同住，而且是木制的，就像今天距离东京市中心很远的简陋房子那样。雅克一家住在二层右侧的四个房间。

在他家门前的街道上，复古风格的电车来来往往，和 20 世纪 30 年代东京的电车相似。虽然从他家到巴黎的奥尔良门坐电车需要四五十分钟，而且下车后还要走十多分钟，但路边的法国梧桐实在很美丽，走着走着，就感到开心。硕大的梧桐，树枝在远处摇摆，树荫让整个街道充满复古的味道。

雅克的家被梧桐的树梢挡着，无论是外壁的颜色还是咯吱咯吱响的木制楼梯的样式，都和门前的街道一样古老，那应该是大革命之前的建筑。我发现了一个证据，他家的厕所只有 1.4 平方米，内部阴暗，有一个直径十二三厘米的圆洞，大小便都要在那里完成。

如此原始……对了，雅克家还在使用煤油灯。

毕竟在街道上行驶的是电车，那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用电的，而不需要煤。实际上，楼下的家庭都用电来生活。雅克家之所以执着于煤油灯，不是为了满足新锐和保守双重风格的审美趣味，而恐怕是经济上的原因。当时，在我眼里，雅克一家是贫穷的。

雅克的祖父——伊利赛·邵可侣是国际著名的地理学者，其著作《地球与人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雅克的父亲——保罗·邵可侣也是地理学者，曾担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但那时候，他已经退休并回到法国南部的圆顶宅邸。伊利赛和保罗与其说是作为地理学者，不如说是作为圣西门派的社会主义者、卓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族在全欧洲闻名，据说曾向列宁、克鲁泡特金等世界各国的政治流亡者伸出援手，加以庇护。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在秋水事件发生后从日本逃亡，也是向雅克一族寻求庇护的。

临赴欧洲时，我与妻子的媒人——日本《万朝报》社长把刚从法国归国的石川三四郎介绍给我。石川在流亡之前是《万朝报》的记者，因为在流亡之际也受到该社长的援助，所以很恳切地将我引荐给雅克和他的父亲。

可是，石川没有告诉我邵可侣一家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家族，只是说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到了法国以后可以随时联系。我是在对邵可侣一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奔赴法国的。

1925年初夏，抵达巴黎后不久，我第一次拜访雅克家。首先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家庭的贫穷。其次让我吃惊的是，一位名为克鲁那李桑的中年妇人也和雅克一起欢迎了我。她像是雅克的夫人，但他们二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却令人难以捉摸。他们谈到，一个叫费雷德的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从索邦神学院地质学系毕业后从事与国际联盟有关的工作。我猜想他是夫人的儿子。

雅克的脸，一半被栗色的胡子笼罩着，看起来有些显老。不过，往上看，从漂亮的鼻子到眉眼，则显出年轻。他穿着朴素，比费雷德大不到十岁。克鲁那李桑夫人则是金色的头发和碧色的眼睛，体格魁伟，典型的北欧美人。她的金发已经有些掉色，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儿子的母亲了。我在想，雅克与夫人是不是夫妻呢？在我面前，四岁的幼女比埃拉叫夫人妈妈，称雅克爸爸。真是奇怪的一家。

不久，我了解到，比埃拉原来是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公爵的孙女，她的父亲在伦敦与一个女演员一起生活。雅克和克鲁那李桑夫人把她认作养女。邵可侣一家若是与欧洲社会主义者或社会革命家之间是“同志关系”，那么，他们养育比埃拉也很正常。知道这件事后，我对雅克一家加深了兴趣。

我回想起了一件事。

在我入读东京大学经济学系那年，新锐学者森户教授在经济学系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克鲁泡特金思想的论文。该文发表后，